

典义丛书



秦始皇 演义

益

湖南人民出版社

■ 帝王演义丛书

秦始皇演义

金式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易和声
装帧设计：文升云
廖 芳

秦始皇演义

金 式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9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375

字数：407,000 印数：1—8,000

ISBN 7—5438—1548—6

I·189 定价：18.60 元



秦始皇 像

前言

我自幼爱好文史，从学习历史和整理、改编传统剧目中，阅览了历代封建王朝的盛衰、更替和历史人物的功过、成败；并从中领悟到普遍现象中蕴藏着典型意义的事物发展规律：即在千百年来历史进程中，有多少帝王将相，其生前死后在成败、兴亡、功过、荣辱之间誉毁相悖、功过迥异有如天壤者，其根本原因在于：虽然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顺应社会的发展趋势和人民的意愿，克敌制胜，建朝立国，得到人民的拥戴而功标史册，但从实质上看，他们并未与人民结成一体，反而自认为是浩浩苍生的“救世主”；在其吊民伐罪、霸业厥成之后，就必然地意得志满，逐渐疏远和脱离了人民，最终走向反面。原来用以纪功载德、炫古烁今的宫殿、墓陵、碑碣和荣衔，反而成了蜕荣成辱、毁功为过的历史见证。当年的伟大和崇高，翻成了渺小与卑劣……其中所体现的人生价值，岂是盖棺即可论定的？在这类重要的历史人物当中，集功过、成败、誉毁、荣辱于一身，正反间对照最明显、教训最深刻者，当推被誉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虽然历代以至当今已有诸多文学、戏剧和影视作品描写了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重要历史人物，但其出生之诡秘、经历之险恶、功业之巨伟而罪孽亦重大，尤以“其兴也勃、其亡也遽”，客死沙丘，仅二世而终祚的悲剧性结局，令我仍有浓厚的兴趣来撰写这本关于他的历史小说。

秦始皇演义

在创作过程中，为尊重历史，举凡社会背景、重大历史事件、礼仪制度、生活习俗和人物关系等方面，我都力求符合历史的真实。取材以《战国策》、《史记》、《汉书》和其他类书、方志中的有关记载为基础。此外，我还认真研读了当代研究秦史的权威学者马非百（元材）大师的大著《秦始皇本纪》。这部50余万字的宏篇伟构，“除引征《史记》、《战国策》等记载秦史较多的史籍外，凡后代正史政书、方志、类书、稗官野史等记有秦事者，虽一鳞半爪，亦采录不遗。”（马著之序言）研读这部史论巨著，真使我获益非浅，在命笔行文之际，对始皇从出生、立嗣、登基、创业、出巡到客死沙丘，以及有关的重大事件，我都按照马著所录秦始皇年谱顺序叙述，以坚实的史实作为基础，即使是针对始皇的诸多图谶、民谣、神话等，都得以从马著的诠释中循其线索，披阅诸如《太平御览》所引《春秋演孔图》、《异苑》、《关中记》和《古今图书集成·古迹考》、《三辅皇图》等著录而加以选择和采撷。我还读了李约、王中文、吴亲群诸位所著秦始皇传记，从中领教了新的史料和新的论证，从而加深了对先秦历史与始皇其人其事的认识和理解，丰富了自己的构想与描写，有关的评述也有了更为可靠的史实和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进行创作，我注意到面对纷繁、庞杂的政书、野史、轶闻、传说时作认真的选择与甄别。对于虽传诵久远、但可信性差的素材，也只得忍痛而割爱。如“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已传诵千年，家喻户晓，但究其出处，则是《左传》中的一段记载：齐庄公四年（公元前550年），齐侯袭莒国，先锋杞梁战死，其妻孟姜到郊外迎丧。她哭夫十日，城垣崩塌，随即投淄水而死。这既然是见于《左传》的信史，有确凿的年代、事件和人物可考，那么由这一故事逐渐演变、发展成为范喜良被征徭役，不堪劳苦而死以及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显然是被移植到了300年后的秦始皇时代；虽然其主题深刻，故事感人，表达了人民对暴君的憎恨和诅咒，但毕竟与史实相去太远，

所以我只在关于修筑长城、徭役繁重、人民不堪其苦的叙述中提到有这个传说，而没有作具体的牵强附会的描写。

儒家鼻祖孔子主张“述而不作”，被后世的文史作家奉为准则，以此标榜立场的客观性。殊不知即使在自认为客观的“叙述”里，也必然情不自禁地注入了作者所持的褒贬、好恶等主观的理念和感情因素。这就是同一历史题材，经过不同的手笔，在思想内涵、人物性格、情节设置、艺术手法等方面风格迥异、各有千秋的有趣现象。因此我的这部拙著，与蔡东藩、冯梦龙等前代和当代诸多作家所著的有关秦始皇的文、剧、影、视作品，虽均取材于同样的史籍和其他古代著述，但在若干方面则赋予了自己的观点与情感。比如对始皇之母赵太后，我就反对《史记》、《秦策》和许多小说中对其“不甘守节”、“淫不止”等等指责和蔑视，而是给予同情和叹惋。我意欲写出她从卖艺歌伎成为富商爱姬，本指望以身相许，感恩图报，詎料被野心家吕不韦当作诱饵，嫁入秦廷，使这位只想过普通妇女正常生活的弱女子被无端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夫君早丧，想与前夫重修旧好，也是人情之常，无可厚非，但又被吕不韦转嫁危机，陷入嫪毐的欲海情澜而不能自拔，终至成为秦、吕、嫪之间倾轧、斗争的牺牲品。如此来写赵太后的悲剧命运和结局，似乎更能引起人们对封建王朝政坛、宫帏间尖锐、残酷斗争的认识和了解。至于主要人物秦始皇，遵照史实描述了他离奇的出生、艰难的经历，成败相因，功罪并存，意在千秋但祚终二世的过程，刻画了他“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史记·秦始皇本纪》）的矫情、寡情和刚愎自用、专横暴戾。但在蒗阳宫释怨迎母一节，却写了他膝行泣跪、唤母求恕的动人情景，力图写出人的复杂矛盾的两面性。对秦始皇私生活的描写，则基于以下认识：从最可靠的《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引《三辅旧事》中关于始皇婚姻状况的记述，只简单地说是：“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事实上始皇确是终其

秦始皇演义

一生没有册封正宫皇后，也没有立过太子；直到弥留之际才口传遗诏，封长子扶苏为太子，继承帝位，但被赵高、李斯篡改，另立幼子胡亥为帝，导致霸业瞬即灭亡。这个极具戏剧性的悲剧性结局，正说明了他并未真正钟情于哪个妻妾，爱过哪个儿子。因为他除了自己，从不愿意、更不允许任何亲属参与和干预政事。由此可见，始皇没有享受过真正的爱情和天伦之乐；他对于阿房宫里女性们的临幸，只是为了泄欲纵淫和“采阴补阳”、修炼长生不老之术而已。我写始皇在病入膏肓、弥留之际所作的回顾、反思，以及想起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名言，对所作所为有忏悔之意，终于决定立长子扶苏为太子、继帝位，以期挽狂澜于既倒的思想活动与决策，也基于揭示其矛盾的心理历程的目的。然而他的这番努力为时已晚，又为赵、李所乘，终致自身客死而其国遽亡。这样的惨痛结局，比起任其发高烧、说呓语，毫无反思、悔悟地死去，我认为更具悲剧性，更能发人深省。

读史钩沉，兴怀命笔；领略甘苦，品尝得失。当此稿成付梓，即不揣浅陋，将拙著的创作意图、写作经过和艺术追求自陈如上。敬祈方家及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金 式

1996年初冬

目 录

前	言.....	(1)
第 一 回	秦王孙廓城为人质 阳翟贾邯得奇货.....	(1)
第 二 回	通关节任挥金似土 操胜券乃弄舌如簧.....	(17)
第 三 回	宴后盟吕氏促鸾俦 婚前孕赵姬生龙子.....	(32)
第 四 回	秦毁盟王屹攻危城 赵失策异人越死狱.....	(48)
第 五 回	返秦廷异人成嫡嗣 救赵国如姬盗兵符.....	(62)
第 六 回	臣辅君进退关荣辱 子继父治乱系安危.....	(78)
第 七 回	亲领军吕相灭东周 少服丧嬴政登大宝.....	(92)
第 八 回	天灾降蝗阵噬生灵 人祸起成蛟叛嬴政.....	(106)
第 九 回	擅远交蔡泽居燕国 巧近攻甘罗取赵城.....	(121)
第 十 回	赵太后难忘旧情怀 吕相国亲荐新面首.....	(135)
第 十 一 回	两倾軋险些篡秦廷 独挽澜毕竟除嫪氏.....	(149)
第 十 二 回	辍嫪罢吕其势必然 毙弟禁母于心何忍.....	(164)
第 十 三 回	伸义愤茅焦谏秦王 睦亲情嬴政迎太后.....	(179)
第 十 四 回	防貽患赐死文信侯 谏逐客赏识李廷尉.....	(194)
第 十 五 回	扬武威桓齮攻赵国 献才智韩非入秦邦.....	(208)
第 十 六 回	奸谋逞秦王百疑生 壮志泯韩非一命死.....	(223)
第 十 七 回	尉繚智乃行贿攻心 李牧忠竟蒙冤授首.....	(238)
第 十 八 回	韩赵国亡秦王大胜 哀荣寿尽太后长眠.....	(252)
第 十 九 回	遣刺客燕丹悲伐别 弑秦王荆轲惨捐躯.....	(266)

秦 始 皇 演 义

- 第二十回 燕丹死危国幸暂存 大梁浸固城终不保…… (280)
- 第二十一回 布衣雄唐雎胜秦王 甲冑众项燕挫李信…… (295)
- 第二十二回 王翦功高诛项灭楚 田王悔甚丧国亡齐…… (309)
- 第二十三回 登极位嬴政称始皇 成大统神州分郡县…… (324)
- 第二十四回 销兵器铸铜人十二 聚财资修驰道万千…… (338)
- 第二十五回 制小篆九州同文字 造长城大国扬武威…… (351)
- 第二十六回 颂德歌功李斯执笔 登峰造极泰山封禅…… (364)
- 第二十七回 琅玕筑台徐福夸术 泗水捞鼎始皇徒劳…… (378)
- 第二十八回 湘山火焚博浪锥击 兰池盗狙碣石神惊…… (392)
- 第二十九回 言何罪竟焚书坑儒 欲太奢任造宫修墓…… (406)
- 第三十回 高渐离击筑弑君主 秦始皇照镜杀嫔妃…… (420)
- 第三十一回 侯生沮言陨石酿祸 孔圣谶语白璧兆凶…… (432)
- 第三十二回 祭舜禹行尊崇礼仪 巡吴越禁淫泆风俗…… (445)
- 第三十三回 剑池掘剑金陵瘞金 琅台击琅海神战海…… (460)
- 第三十四回 徐福逃如泥牛入海 始皇病兆祖龙归天…… (474)
- 第三十五回 应前谶秦皇终丧命 篡遗诏胡亥僭为君…… (487)
- 第三十六回 大泽初兴陈吴揭竿 咸阳终祚楚汉争雄…… (501)

第 一 回

秦王孙扁城为人质 阳翟贾邯郸得奇货

秦昭王四十六年（公元前 261 年）初冬的一个晴暖的傍晚，赵国首都邯郸，在赵孝成王宴乐、议事、礼宾的丛台周围的广场上，为庆贺丰年，进行物资交流的规模宏大的集市贸易正在进入高潮：各种大小摊位鳞次栉比，农畜产品、果脯食物、丝绸织缎、金银细软和珠宝首饰、刀剑弓弩、布疋皮草……真是品种繁多，琳琅满目，把偌大的集市装扮得规模恢宏，气氛热烈。在集市中心有一座大帐篷，恰似一幢宽敞的大厅，里面像环行道似的排列、摆设着各种商品的档位；顾客环行其间，可以同时观看、选购左右两侧的物品，既方便，又省时，足见业主是位经营老手，善于营造环境和迎合顾客喜欢流连、观赏的心理。帐篷门口高竖一根大旗杆，上面挂着一面波边白底黑字的大布招，上写“阳翟吕氏”四个大字，笔力遒劲，透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布招被风吹得呼啦啦地飘，显得分外气派。

这时，年过四十，但仍保持着少壮气概的阳翟（今河南禹县）巨商吕不韦，开阔的额头、丰润的面颊上已是热汗涔涔，但还是紧行几步，把一行贵宾恭送到帐篷外，抱拳拱手道歉说：“各位王侯、公卿、高衙、大户，小商这次从家乡阳翟贩货回来，因连年战乱，道路被毁、车行太慢，昨日才到达。为了不失时机，今日匆匆应市，品种货色尚未配齐。承蒙诸位上宾光临，真使我受宠若惊；惭愧的是此间摆设者很少上乘物品，实在难以出手。等忙过这几日，一定挑选佳珍精品，亲自登门奉献……”

“多谢了，已承厚赐了！”已经拿了首饰或皮草的几位客人，扬了扬手，表示谢意。

“既然有此盛情，届时一定恭候。”

“说的是，难得吕爷如此厚爱，那我就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了！”

“我看还须按货品原价付酬才是，不能让贵商过于破费呀！”还没有如愿以偿的客人们作出各自不同的表态。

吕不韦连忙慷慨地表示：“不，不，不！诸位皆是贵国的政要、商首，能与我吕某结交，是给小商最大的荣宠与抬举。些许薄礼，是吕某的一点敬意，决不收钱，决不收钱的……”

客人们也就不再客套，连声说：“恭敬不如从命，就先领盛情了！请留步，请留步！”

“慢走，慢走，恕不远送。”吕不韦送走贵宾之后，见天色已晚，忙吩咐家奴们说：“今日就做到此刻收场，快分门别类装车回家去。”

“遵命，老爷！”家奴们分头去收拾货物，或把马牵过来，套上嚼口，架上辕，准备装好货物，拉回家去。

这时，吕不韦的心腹、帐房先生吕安走近他，轻声问他说：“老爷，这帐篷——？”

吕不韦向天空望了一眼，回答说：“帐篷不必拆了，依我看，天还会晴些日子，帐篷在露天，当不碍事的。”

“老爷说的是，如此就省事多了。”吕安正转身欲行，又停步问了声：“是否需要着人看守？”

“也好，命他们驾车回去之后，请老太爷另差几个精壮汉子到此守夜。这班人已经劳累终日，着其早些憩着便了。”吕不韦作过部署之后，领着吕安把各部车辆检查完毕，目送他们往回走，并吩咐吕安选出几件皮草来带上，对他说：“既然车上货物太多，我主仆就步行回去，顺便为适才未请到之官府及商界首领奉送几件礼物去。”吕安唯唯地点头，跟着主人步行回家。

当他们经过闹市区的时候，吕安向吕不韦提醒说：“老爷，是否在此憩息片刻，喝上两盅。时令已入冬了，谨防夜凉啊！”

吕不韦停下步来，一起趑进街边的一间小酒店里。刚一褰帘入内，堂倌就迎了上来，陪笑地说：“原来是吕大官人来了，已有多日未曾光顾小店矣。”

“回阳翟原郡取货才回。”吕安替主人回答，并吩咐堂倌说：“请安个雅座，掌灯上来。”

堂倌把主仆俩让进雅座，掌灯时问道：“请问二位用些什么？”

“外甥打灯笼——照舅（旧）：暖酒一壶，两荤一素，麻辣木樨汤。”吕不韦点过菜后，要吕安把挽着的几张皮草搭在屏风架上。

饮酒进膳时，吕安禁不住牢骚满腹地对主人说：“老爷也太克己求全了，既然有人要将礼品作价，就可主随客意，顺势收回点本钱来，何必打肿脸充胖子，一律免费奉送呢？！”

“我的脸不用打就有如此之胖了。你不见这般人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与其收点本钱，让人说我有小家子气，不如一概奉送。如此这般，管教他们一高兴，当即吩咐其下属，价格任我高些，税额给我低些。送礼的这点开销，转眼间就赚回来了——我的大管家！”吕不韦笑答着。

“老爷的算盘打得如此精细，真叫小的五体投地！”吕安边说边举起杯来向主人敬酒。

吕不韦一仰头喝下酒去，得意地说：“做生意不但要心里会想，还要眼里会看：既要会看商场，更要会看官场啊！”

这时门帘启处，进来二位客人，在雅座对面的敞座坐下。待点过酒菜，那年长的发现这边屏风架上的皮草，便信步踱了过来，侧目睨视了两眼，颇有欣赏之意，准备伸手去摸。

吕安忙一步赶上前去止住他说：“客官，想是赏识这几张皮草？”

“当然，对于这行业，还算略知一二。只是坐在那厢，加上夜

黑灯昏，看不真切，故尔过来看个仔细。”那人礼貌地向他解释。

“要看当然可以，只是请勿动手去摸。”吕安说话的语气显然有些生硬。

“既不能摸，我又从何知其优劣？”那人颇为不悦。

吕不韦见他二人有互不相让的趋势，忙起身过来调解，向对方说：“客官请莫误会，只因这几件乃备好送与官府去的，故不能出售了。敝管家说话辞不达意，还请客官见谅。”

“既然如此，就不勉强求售了。”那人拱手为礼，正拟告退，蓦地认出了吕不韦，忙陪笑说：“原来是贵商吕大官人，堂堂阳翟吕府之货物，当然是上乘佳品，名不虚传。”

这一来，反而使吕不韦有些歉意，急忙还礼说：“不敢，正是小商。请问尊驾怎知在下？”

“下官公孙乾，在朝廷所设之丛台任礼宾之职，贵商多次在丛台与达官贵人宴乐，或应邀观礼，卑职有幸恭逢其盛，早就领略大官人之风范矣。”那人再次向吕不韦拱手为礼，表示恭维。

“原来是公孙大人，我主仆浅陋，不识尊驾，言语间多有怠慢，尚祈海涵。”吕不韦闻言，忙又向他致歉，并示意吕安向对方赔个不是。

“不知者不怪罪，公孙大人乃堂堂官府上人，怎会计较小的？”吕安伶牙俐齿地圆了场，并吩咐堂倌把对方要的酒菜端到雅座中来，合席进餐；且不等对方谦让，抢先把款付了。

公孙乾一面招呼那年轻人过来就座，一面向吕致谢说：“邂逅初交，怎好劳贵商破费？”

“小商在此乃是客居，凡事皆须仰仗贵国官商各界提携、关照。今日得识公孙大人，实乃缘份不浅。杯酒便餐，不成敬意，聊表寸心而已！”吕不韦向对方敬酒，见那年轻人低头蹙眉，若有所思，忙问公孙乾说：“请问此位是——？”

公孙乾这才被提醒，忙说：“你看，险些忘怀为二位引见了。”

说着欠身而起，向双方介绍说：“此乃来自阳翟之韩国大商家吕不韦大官人。”

那青年忙抱拳行礼说：“幸会，幸会！”

公孙乾接着介绍说：“此乃来自咸阳之大秦国之公子异人。”

话音未落，吕不韦即惊讶得感喟地说：“原来尊驾即当今大秦国昭王之孙，安国君殿下之子，已来赵国多年之质子！”

“本公子正是嬴异人。”异人腼腆地回答说。

吕不韦显得有些兴奋，话语也就颇有些感情色彩，恭谨地说：“小商久闻秦王孙在丛台家居，只是无人引见，未敢贸然造访。今日在此邂逅，真乃三生有幸！”

“异人在邯郸也是客居，但较之贵商，实乃自愧不如。”异人不胜感慨地说。

吕不韦惶恐地谦让说：“吕某不过一介商贾，怎比得公子乃王室后裔。”

异人公子不便直接作答，便向公孙乾使了个眼色，请他代为说明。

公孙乾会意地向吕不韦说：“贵商所从事者，或是行商，或是坐贾，事皆自由、自主，好不得心应手。而公子则是在此充当人质，日常言行都在监管之下。卑职名为礼宾，实则奉赵孝成王之命，监督异人公子之言行。”

这段答复，确实使吕不韦感到震惊，不禁悚然地问对方说：“怎么，竟有这般紧要？”

“也不尽然——”公子异人苦笑着说：“每当两国交好，我便锦衣美食，俨然大国之使节；一旦背信交恶，便似奸细降虏一般，监管甚为严密——不但本公子饱受屈辱，且又连累公孙大人，无端受些委屈，好教我于心不安！”

对此，吕不韦感到困惑不解，公孙乾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低语说：“平时公子作为国宾，住在丛台馆驿，下官奉行礼宾之职，

倒也胜任愉快。怎奈近来两国又失和备战，剑拔弩张，赵王遂将公子迁到廓城，严加看管。下官因陪伴公子多年，素蒙朝廷信赖，便也不由分说，被改任廓城尉，以监视公子之行藏。不日即将并马双鞍，到那晦气的弹丸之地去了。”

“小小年纪就受国事争端之累，辗转浮沉，真是亏你承受得起！”吕不韦对公子异人表示同情。

“如此处境又常变化莫测，我已经历十几年了，徒呼奈何而已！”异人又报以惨淡的苦笑，并陷入痛苦的回忆之中：

十八年前，即秦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 279 年），秦国在与其毗邻的赵国经过多年来互有胜败的若干战役之后，造成了生产、经济和人口……多方面的重大损失。为了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两国便举行会谈，签订盟约，媾和休战。为使对方相信，昭王决定派一名王室后裔到赵国去当人质。策划已定，便召见太子安国君及其妻华阳夫人，亲授口谕说：“此番既与赵国休战媾和，还须命一王室后裔去到邯郸，身受国命，充当人质，以昭信誉。”

安国君谨慎地试探父王的意向，惴惴然说：“父王旨意可是要从儿臣兄弟辈中物色……？”

“不，不，不！尔等此辈人，皆已年过而立，且都有了家室，不宜远居异国。”昭王回答说。

“如此，只有在儿媳辈之子侄中去遴选了。”华阳夫人以其位居东宫的体察所得，说出了父王的意思，立即得到昭王的赞许。

“朕要说的，正是贤媳这番用意。”昭王轻捋长须，微笑着频频点头。

“既然父王已然定了前提，何不就此将人指定妥当；儿臣一定遵旨着其充当人质，决不姑息。”安国君立即表示拥护。

昭王保持其客观而公允的态度说：“朕与孙儿们毕竟隔了辈分，诸皆不甚了了，故尔只能授以大致方略；至于何人前往，便由尔辈商量定夺。只待人选一定，即奏朕知，颁发圣旨，由朝廷

差专使送去邯郸。望从速议定奏来。”

安国君夫妇回到自己的寝宫，屏退媵妃和宦臣，悄声地商量起来，安国君踌躇难定。

华阳夫人主动打开僵局，体贴地对丈夫说：“臣妾深知殿下左右为难。只怪臣妾身为正配东宫，却天不降福，未能为殿下生子嗣；否则今日即可着嫡子充当人质，以昭我大秦国之信誉，且亦阐明殿下之恢宏气度与超群之胆识。”

“汝既未生得嫡子，则适才所言俱成了纸上谈兵，于事无补。我之所棘手者，乃膝下男儿凡二十许，为六七个嫔妃所生。充当人质则干系重大，性命攸关；诸子皆亲生骨肉，嫔妃则系诸辈之生母。有谁情愿，复忍心让亲子屈居于千里之外，俯首于敌国，去度囚徒般孤苦生涯？！”安国君抑制不住内心的矛盾与痛苦。

华阳夫人忍不住潸潸泪下，劝慰他说：“我虽膝下愧无子嗣，但以妇德为怀，母性爱子，乃是天然秉赋。无论诸子中谁为人质，臣妾亦如其生母般悲痛。父王要臣妾参与议定，乃是对我东宫权位之器重；但臣妾若为殿下策定，难免遭众姬妾之疑妒、讥讽，甚至横加报复。故尔此事就全凭殿下自行裁定了！”

安国君觉得爱妻这番话确是饱含苦衷的肺腑之言，便不再责备，而是温存地给以安慰。待她偎在他怀里静静地熟睡之后，自己仍然思绪万千，难以成眠。他深深体会到，所遣人质无论是哪个姬妾的儿子，都会造成母子分离、生死难料的极大痛苦，因此只能从程度的大小、后果之轻重，暨自己与其母子感情之亲疏……等方面来区别、衡量，从而做出决定。思路既如此展开，他便很快确定了将派作人质的儿子。想法落到实处，思想便松弛下来，随即沉沉地入了梦乡。待到一觉醒来，已是巳时过了，忙起床，梳洗毕，把昨夜的想法告诉爱妻华阳夫人，并急遣宫娥将夏姬传入宫来。

夏姬淡妆素服，病容憔悴，虽然愁眉深锁，泪眼低垂，仍掩